

当代杂文选粹

第二辑 严秀 牧惠 主编

冯

英

子

之

卷



第二辑

冯英子之卷

当代杂文选粹

中国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严 秀 牧 惠主编

当代杂文选粹（第二辑）

冯英子之卷

责任编辑：弘 征 谢 引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5.5 插页：2 字数：85600

印数：1——9330

ISBN7—5404—0185—0/I·132

统一书号：10456·318 定价：1.15元

出版者前言

一、杂文，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在思想、文化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读者面很广泛，能起到其他文艺形式及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哲学等方面的论著所起不到的作用。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杂文创作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也为了检阅和保存建国以来比较优秀的杂文创作，本社特出版《当代杂文选粹》丛书。

二、本丛书选取当代有影响的杂文作家有代表性的作品，每人一本，每本一般自五六万字至七八万字。由作者提供自建国以来全部主要的杂文创作并自选篇目，再由本社约请严秀、牧惠二同志担任主编。在编选时，本社及两位主编尽可能尊重本人意见。

三、本丛书以十种为一辑，每辑十人，除个别老前辈外，排名均以姓氏笔划为序；分辑则以收到稿件先后为主，也适当考虑每辑中作者地域的广泛性。

四、凡近年来已出版过比较全面的杂文集或选

集而此后又较少有新作问世的作家，为避免完全重复，本丛书均未列入，本社为此甚感抱歉，敬希作者、读者谅解。

五、本丛书在酝酿计划、编辑出版过程中，承广大读者、作家和文艺、新闻单位的支持、协助，尤以两位主编殚精竭虑，卓著辛劳，使它得以顺利问世，谨此并致谢忱。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七月

目 录

出版者前言	1
孔狗江马论	1
磨光和冲淡	6
执法与护法	10
漫谈直笔	16
闲话禅让	19
为廉颇喝彩	24
真	27
调门小论	30
从《长城谣》想起	33
论“不能靠着老子吃饭”	36
正身一法	39
严嵩的妹妹等等	42
我们、你们、咱们！	45
天下事和家事	48
自“慎独”始	52
法家和阴谋家	55
说假	59
我的“条件反射”	62

说诗	55
人才学和人事学	68
批评四愿	73
心之官则思	77
要一点移山精神	81
附：也要移一移	84
一种战法	87
让杜牧敲敲警钟	92
差役哪里去了？	96
鱼目岂能混珠	98
物以类聚等等	101
打、砸、抢以外	104
接班人和代理人	107
风马牛相及也	110
媚骨和心术	115
论检查功能之变化	118
霸才和霸气	122
否定和肯定	125
为年广九祝贺	129
投鼠忌器之类	134
花木兰谈恋爱和杨贵妃去日本	137
触一触封建的神经	142
“有关方面”和“各界人士”	147
始皇陵发现的发现	150

书门偶拾	154
面对讣告的思索	159
翻案种种	162
真正值得的深思	165
编者后记	169

论马江狗孔

我原来的题目是《论孔二小姐的狗和江青的马》，长了一点；为了“精简节约”，才“压缩”成现在这样子。

国民党的四大家族中，有一个孔祥熙。此人从山西的土财主，变成蒋介石的连襟，国民党的财阀，腰缠万万贯，权势熏天。孔祥熙有个女儿叫孔令仪，人称孔二小姐，也是名闻全国的宝贝，而最使她出名的，莫过于她和她的叭儿狗事件了。

在太平洋事变之前，尽管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也尽管重庆范庄的孔公馆里应有尽有，什么不缺，但孔二小姐之流却长期在香港流连忘返，乐不思蜀。太平洋事变一发生，眼看香港就要沦于日军之手，孔二小姐才被迫飞回重庆，而且还带了她心爱的叭儿狗一起乘飞机。这件事，重庆舆论哗然，全国也舆论哗然，包括孔祥熙自己出钱办的报纸，也不得不参加了这个行列，对孔二小姐加以抨击。孔二小姐和她的狗，变成了当时人民对豪门发泄不满的重要标志。

有人说，那时报纸上对孔二小姐的抨击，就是资

产阶级假民主的缩影。我也认为这是假民主。可是我们也应当承认，以孔祥熙当时的财力，以孔祥熙当时的权势，他要包一架专机运叭儿狗到重庆去，大概也不成什么问题。但是因为有了这么一点假民主，有了这么一点舆论，终究使老百姓明白了豪门过着怎样的生活，也终究使孔二小姐之流不能不有所顾忌，不敢再大模大样让她的叭儿狗乘飞机了。

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根据揭发，他在好几个地方造了别墅，一宗之费，竟花几十万元外汇等等；“四人帮”粉碎以后，根据揭发，江青在毛主席病重期间，竟然开了专车，带了四匹马，率领大小臣僚去大寨游山玩水等等。林彪之造别墅，不会是一朝一夕之事；江青之开专车，也不会是无人看见之事。但是在林彪没有自我爆炸之前，在“四人帮”没有粉碎之前，在我们这个有着九亿人民的国家中，有人敢于透露一点消息，敢于说一个“不”字么？

我曾经想，倘若我们老早也有这么一点舆论，也能哗然一下，揭露这些高踞于人民头上的封建贵族式的荒淫无耻，让他们早一点暴露自己的面目，让人民早一点识破他们的真面目，我们不是可以防患于未然，避免后来的那场大灾难吗？问题是我们纵有洞察一切的头脑，却有更多无所不在的束缚。说得明白一点，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如果老百姓真正能当家作主，如果有一点起码的民主，即使是那

种揭露孔二小姐式的假民主，那么，“四人帮”就不一定有孳生的温床了。

“四人帮”粉碎之后，我曾经把这点意思，写成短文，以“就正”于舆论界的朋友。说实话，我倒想试一试我们的舆论究竟变了多少。据说，文章发排了，拼版了，但最后还是被抽掉了。一句话，没有通过编辑这一关。当然，这也不能怪编辑，这许多年来，大家都“吃一堑，长一智”，习惯于“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何况写成文章，白纸黑字，将来铁证如山。虽说上面在提倡“百家争鸣”，作者也愿“文责自负”，但一旦作者因此挨批，编辑也难免陪斗。所谓“连坐法”、“沉命法”之类，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还是火烛小心的好。我也作过编辑，“鱼在水中，深浅自知”，此中甘苦是懂得的。不过我也忍不住问问他抽下的理由。他说，照你这么讲，我们比国民党还不如了。这一点，倒是他老兄误会了我的意思，因为我讲的是“四人帮”，不是他说的“我们”。共产党同国民党谁好，今天连红领巾都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还用得着说吗？至于“四人帮”呢，他们确不比国民党好。他们杀害张志新烈士的那种残酷手法，与国民党有什么两样？甚至与希特勒也可媲美了吧。在十年的大动乱中，被“四人帮”杀害的共产党员，又比国民党杀害的少多少？而且事实证明，象张春

桥之流，他正是地地道道的国民党。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付了这么多的代价，经过这么长的实践，现在更可以相信，在我们这个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要使“四人帮”之类的毒菌不再生长，要使国家向四个现代化健康地前进，最有效的灵丹妙方，仍然是民主，而且是名副其实的，不只是口头上说说、拿来装装门面的民主。

当然，民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上面颁发下来，“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不管是古代的奴隶主也罢，不管是历代的皇帝也罢，他们都不曾向老百姓恩赐过什么民主。更何况一讲民主，站在奴隶主、皇帝边上的臣仆们，也不大舒服，因为他们不可能假传圣旨了，总想拿出许多条条框框来“中和”一下。倘非扬汤止沸，便是釜底抽薪。如果你仰着头，张开了嘴巴等着，他抛下来的最多也只是一个空心汤团。所以，民主是争来的；而争民主，不仅要有决心，也可能有点曲折，冒点风险。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那个民主纲领——自由、平等、博爱写到巴黎墙上去时，也付出过多少牺牲；何况我们今天争的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倘以为不经努力，开口便有，唾手可得，岂不是非常天真的么？

近来民主空气似乎多了一点，有的讲政治民主，

有的讲艺术民主，有的讲办校民主，似乎说我们在争民主的工作中已争到了不少成绩。在实际生活中，干扰司法机构的团政委受到抵制，拆掉幼儿院造住宅的将军有人揭发，这都使人一新耳目。不过，在这中间却仍有不足之感。比方说，团政委的干扰是顶住了，倘然军政委来干扰，是不是也能顶住呢？似乎还有待实践来证明。将军的错误是被揭发了，但为什么这样躲躲闪闪，转弯抹角，一半儿表扬、一半儿批评呢？难道这叫做全面吗？难道让大家捉迷藏般去猜测是谁也算是揭发吗？难道资产阶级的民主可以指名道姓地揭发孔二小姐，而社会主义的民主倒只能从抽象到抽象吗？“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不正是我们对民主的探索吗？

真正的民主不仅看它表面的热闹，更要看它的深度和广度，看它实际所起的作用。“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倒希望阔别几十年的德先生，改变他蹒跚的脚步，跑得快些，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让我用这篇《孔狗江马论》来对你表示敦促和欢迎之忧吧！

（一九七九年二月《民主与法制》）

磨光和冲淡

看到一张漫画，画的是一位先生把盐倒在报纸上，因为报纸上的文章“淡而无味”云云。在实有同感之余，忽然想到了杂文的命运。

据说杂文是一种匕首，要锋利，要能刺人。因为它意在刺人，所以“杂文与时弊俱灭”。解放以后，“时弊”没有了，杂文自然也销声匿迹。不幸“时弊”这样东西，似乎顽强得很，先前说他“没有了”是看错了的，其实他只是偃伏了一下，又“乘时窃发”了，什么后门问题呀，特权思想呀，不是又闹得沸沸扬扬，不亦乐乎了吗！这也正如产生资产阶级的同时要产生无产阶级一样，时弊既乘时窃发，杂文也应运而生了。

于是报纸上也偶然见到一些杂文。

然而“时代不同了”，今之杂文与古之杂文比较之下，有时也确实不易使人看到他昔日的光辉，使人边看要边加一点盐了。当然，我这样说是缩小了那张漫画的意义，因为作者指的并不限于杂文，我这里却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也当然，如果你能举一反三，又作别论。

我很喜欢看杂文，而且有时还推而广之，把一些古人的作品也列入杂文之类，如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他那篇为袁绍所写的《讨曹操檄》，就是一篇很好的杂文，竟然能使曹操的积年头疯，读了也霍然而愈。又如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他那篇《讨武曌檄》更算得上是一篇很好的杂文，梦想叱咤风云的徐敬业是失败了，但骆宾王的那篇文章，却骂了武则天一千多年，使她至今不得翻身。当然，造武则天的谣言，则不足为训。

因为喜欢看杂文，于是也就不免“东施效颦”，偶然也写一点杂七杂八的文章，姑且也算作杂文吧。当然，这样的杂文也常常是淡而无味，要劳读者的驾，加上一点什么作料才行。不过，倘要我自己写检查，那么有些时候也确实是“非战之罪也”，因为一篇杂文之能够见报，或者发表于什么杂志上公开问世，大都会经历几道工序：一曰磨光，二曰冲淡•

到过海边的人，能随便拣到一种鹅卵石，圆的扁的都有，但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圆润。这圆润，就是长时期的“水滴石穿”功夫把它磨光了的。有些杂文也是如此，这位编辑看看，觉得这几只角容易碰伤别人的皮肤，砍掉了；那位编辑看看，觉得这几根刺很容易触着别人痛处，拔掉了。这里用锉刀锉一下，那里用砂皮擦一下，最后当然磨得溜瓜滚圆，八面玲珑，四方无碍，琅琅上口者，无非歌

功颂德之声，即使天外游龙，偶露一鳞半爪，也不过是使人在酒醉饭足之余，打一个饱嗝罢了。冲淡呢？也起同样作用，同样的酒，为什么有的有六十五度，有的只有十几度呢，原料不同，酿法不同，是一原因，但糟坊中吊出来的酒，不少度数由浓变淡者，确实是由于掺了水的关系，水越多，浓度越淡，这大概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吧。

磨光和冲淡，对于杂文的质量来说，也算得是一种时弊。但这也不能怪编辑，因为经过这么长久的萧瑟秋风，即使到了春天，人们也还是会感到那么一点凉意的。何况过去的印象是这么深刻，一篇文章出了毛病，虽不致于象方孝孺那么九族全诛，但编辑的“陪斗”，总在意料之中，逃不了，赖不掉的。现在虽然上面提倡“百家争鸣”，作者也讲“文责自负”，但白纸黑字，谁担保不再有算账的日子。存在决定意识嘛，倘说磨光和冲淡杂文是一种时弊，那么它后面却有更大的时弊在。

“杂文与时弊俱灭”，我想，这句话从别一个角度看也真有点科学的预见，因为现存的“时弊”，正在使锋利的匕首变成割不成肉的钝刀子。你看到过用肉身塑成的佛像么？虽然法相庄严，但精神却早已泯灭了。

当然，我讲的不是全部，即使这局部嘛，我还

是馨香祝祷它有一天能够魂兮归来，使人重睹光华的。

（一九七九年五月《水仙花》）